

## 抗战讲述

##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其间，福州两度沦陷，军民奋起反抗。本期“闽江潮”从口耳相传的故事里，打捞那些在抗战中未被载入史册的缕缕“微光”……这些朴素的讲述见证着一个民族的坚韧与觉醒，与一座城市不屈的力量。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 我家的“抗战”

■郭震

1943年6月，为避开日寇打通东南沿海通道之锋芒，国民政府先期将重要机关转移至内地山区。我父亲当时供职于福州中国银行，便带着我母亲撤回南平。经过古田县界，经不起长途颠簸，母亲在穷乡僻壤的山村早产了。早产引发血崩，母亲生命垂危，嗷嗷待哺的婴儿吃不到奶水也命在旦夕。那天，同行的乡亲寻了几里路，终于乞得一锅米汤，才保住了婴儿的生命。那个婴儿就是我。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母亲，听到人们劝她放弃孩子，却含泪把我抱得更紧。

父亲因我生于风雨天，便给我取名“震”。震是上“雨”下“辰”，谓雨中诞生。后来他也每每告诫我，

天大的坎都迈过了，你还有什么艰难不能跨越？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迁回福州。祖屋已被变卖，我们一家没了住处，由族长安排住进黄巷郭氏大宅的房间。一起住进大宅的，还有二十几户郭氏宗亲。入住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大宅的斑斑血迹。据曾任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馆长的李厚威老先生追述：日据期间，这座郭氏大宅成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囚禁、杀戮了大量福州居民。

历时十四年的抗战实在太惨烈，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整个郭氏家族，都在尽力抗日。年长我39岁的堂兄郭化若，当时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他参与主编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因所刊文章高水平

的战略战术探讨，受到抗日将领的欢迎。我的叔伯郭光（原名郭则泽），以医生的身份参加八路军的医疗保障工作，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大我41岁的堂兄郭白阳，热心文化传承工作，他所著的《竹间续话》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曩同董执道及林汾盼、沈祖牟二君，欲举诸家所藏孤抄罕本，印为《闽海丛书》，乃中日战事起，不果行。然而访遗缮写不少卷也，至抗战结束，董执道先生已早归道山，然而沈祖牟亦割胃疗死于沪江，闻矣悲夫。余帐时世之非，环境之劣。乃将二十年来所孜孜之搜罗乡贤著述数百部，悉归省立图书馆。盖藏乎已不如公诸世且能善为保护弗散也。”郭白阳为保存民

族文化，在抗战期间，将多年的珍贵藏书捐赠国家。

1944年冬，日军侵入贵州，大我20岁的堂兄郭可信毅然投笔从戎。他当时是搬迁到贵阳的浙江大学化工系四年级学生，与150多名同学走上了参军之路。1945年5月初，欧洲战事结束，美军大量介入中国战场，需要大量翻译。郭可信进入昆明的第八期译员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步兵训练中心。不久日本投降，他重回大学。后来他出国留学，1956年响应号召回国，成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院长。

郭氏家族与全国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并赢得辉煌胜利。我们永远铭记那段抗战岁月。

## 老兵忆

（外一首） ■黄鹤权

我见过最坚毅的面容  
是童年时祖父在晒谷场上  
用黄泥塑的老兵像  
身形瘦削，却站得笔直  
稻草扎的草帽低低压着  
石子嵌的双目炯炯有光  
嘴角微扬，含笑望着每个人  
祖父说，那是他的战友  
十九岁就倒在闽江边的冲锋里

## 家书

娘子关的雪  
融了八十年，你若经过，请折枝梅  
我会年年，托春风来  
有时读碑，有时读信  
不戴勋章来，怕惊醒  
地底的枪声  
不穿戎装来，怕山海关认错归人  
只把家书磨成雁阵  
让它们替不能团圆的人  
飞一次



振兴中华。王国泰 刻

## 英雄丰碑

■黄荣春

日本侵略者先后两次入侵福州。1941年4月21日，福州第一次沦陷，直到当年9月3日光复。1944年10月4日，福州及周边县区第二次陷落，直到1945年5月18日光复。

日军占领福州期间，奸淫掳掠，残杀民众。福州军民奋起反击，至今留下一批抗日战争遗址。

## 西禅寺碑

1941年4月20日深夜11时30分，日军侦察小队侵入福州东门外。福州警察局保警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方孟庚立即令该派出所警察严密监视。半小时后，方孟庚率领第二中队第一分队的警察前去支援，他们经过塔头路时，遭一小队日军狙击。保警第一大队一中队前往援助。战斗中，福州警察局大根分局警长吴子章，警士郑文华、张松梅，保警一中队队长李克忠等10多位警察阵亡。

4月21日中午12时，据守在于山、水部一带的一中队、二中队也有5位警察阵亡。12时50分，为免遭南门兜、东街一带日军的合围，一中队、二中队警察撤至鼓楼前、渡鸡口一带。15时10分，据守在井大路的保警二大队消防队副队长兼督编中队中队长傅虎臣等42人腹背受敌，壮烈牺牲。该队余部撤向华林坊、北门一带。与此同时，前去增援的西门兜保警一大队一中队、三中队被从孙老营、小排营、善化坊等街巷内冲出的日军冲断队伍，之后一中队、三中队撤向大梦山。

16时，日军开始向移驻在屏山龙腰附近的福州警察局指挥部围攻。警察局及各大队向洪山桥、桐口方向撤退。其间，一大队二中队在西禅寺一带掩护福州警备司令部突围时，被日军包围，反复冲杀，大多阵亡。

福州警察在4月21日抵抗日军占领福州的战斗中牺牲162人，大多葬在西禅寺附近，故在西禅寺立碑纪念。碑为青石质，高约2米，宽约0.6米，厚0.2米，上部左右各雕着一条龙，环抱着“永垂不朽”4个字。正面碑文写着：“福州警察局卅四二一战役阵亡官警纪念碑”“阵亡官警傅虎臣、赵大玉、张子青、黄玉成、王永森、李克忠、陈茂国、胡应雄、胡明等一百六十二人”“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福州警察局立”。

## 大湖抗日阵亡将士墓和志雄关

大湖抗日阵亡将士墓位于闽侯县大湖乡大湖村浮岛山巅，于1941年建立，安葬着1941年5月

大湖战役中牺牲的郭志雄等200多名阵亡官兵遗骸。

墓为方体尖状三层青石构成的石塔，高7米多，底边长6米，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塔中层碑文记述战役情况和阵亡将士名单，上层为题刻，镌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撰书：“大湖抗日阵亡将士墓。”旁款：“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纵队，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廿五日陈仪敬题。”左面阴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功昭闽海”，右面镌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军军长陈孔达的“精忠贯日”题刻。塔顶立一石雕狮子以作塔刹。塔基于1989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志雄关，位于大湖乡寨上村后山。1943年，福建省政府为纪念抗日战争大湖战役中牺牲的国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纵队装备团副团长郭志雄，将始建于宋代的“寨上关”更名为“志雄关”。关隘长10余米，高约1.5米，墙体用不规整的块石砌筑。关上正面立有萧北庚题的“志雄关”石匾，背面立团长庄子猷题写的“雄镇闽海”石匾，匾均长50厘米，宽28厘米，隶书阴刻，字径约18厘米。大湖战役遗址于200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岭头门抗日战争烈士墓

1944年9月28日，日寇第二十三混成旅团从连江登陆。29日中午，日军占领连江县城，继以一部兵力占据垵头岭，其主力由连江潘渡趋向大北岭、小北岭（大北岭今为宦溪镇辖地，小北岭今属寿山乡辖地）。闽江江防司令兼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旅长李世甲率王修营占领大北岭与鼓岭交界的岭头门阵地，指挥部设在恩顶村，30日拂晓全线发生战斗。岭头门地势险要，日寇连续数日几度进攻，均不得逞。战斗中，三营九连连长陈崇智身负重伤，数十名官兵伤亡。10月1日，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团长戴锡余率海军陆战队第二营（营长陈昌同）增援岭头门，巩固了阵地。坚守岭头门的海军陆战队历经数天战斗后，突破日军围攻，经福州东郊上铺、溪口，转向魁岐渡林浦江，进入南台岛，再从闽江右岸撤至闽侯甘蔗等地。

岭头门遗有抗日战争烈士墓，系日军撤退后，海军陆战队有关人员重上岭头门，雇用当地农民收集到11具烈士遗骸，并集中埋于岭头门内，李世甲为烈士墓撰写碑文。岭头的南侧山顶还遗存着数百米长的战壕及数个炮位，战壕和炮位均保存较好。



▲福州铁路退休职工于成安收藏的写有“抗战到底”字样的茶壶。（王惠钦供图）

## 游击队的伏击

■郑秀杰

炎炎夏日，当我来到罗源县中房镇叠石村，叩开游击队员张思后人的家门时，迎面出来一位50多岁的和蔼大叔。他给我端来一杯绿茶，随即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日故事在茶香中渐渐清晰起来。

1945年初，由于抗战局势变化，侵华日军江河日下。5月18日，占据福州的日寇第二十三混成旅团，在旅团长长岭喜一带领下，沿闽东陆路向浙江撤退。至20日，日军陆续从罗源过境，途经白塔乡、凤山镇等多个乡镇，历时7天。日军一路奸淫掳掠、杀人抓夫，民不聊生。

5月26日，日军先遣部队一个连，约100多人途经中房镇王沙村，在溪尾桥遭到当地游击队炸桥伏击。由于炸药过早引爆，日寇伤亡并不大。惊魂未定的日寇稍作休息后，继续前行。夜幕降临，日寇准备到前方的叠石村过夜，行至半途，“轰”的一声巨响，一座老拱桥被炸塌，多名日军官

兵被炸死。这次伏击，还是游击队干的。

晚7点多，日寇抵达叠石村。多数村民已逃往深山躲避，只剩下老弱病残的几名村民留在家中。日寇抢来牛羊、鸡鸭，通宵吃喝，甚至枪杀老弱村民取乐。埋伏在附近山上的游击队员张思、张银等看了，恨不得立即下山把日寇全部消灭，可惜力量对比太过悬殊。他们瞅准两个落单的日本兵，结果了他们，并埋进了附近的地瓜地。次日中午，日寇发现少了两个人，疯狂寻找，但一无所获。

日寇后续大部队来了后，下令拆了村里200多户人家房屋的木板，用于烧火煮饭、烘烤衣物等。据村里老人说，大火还焚毁沿街28家店铺和民房。因后面有中国军队的大部队追击，日寇朝叠石北洋方向逃窜，快到宁德地界时，第三次遭游击队员炸桥伏击。爆炸虽然没有造成日军伤亡，但许多被抓来的挑夫趁着混乱，得以逃脱。



►陈吉书

## 理发匠王青周义举

■吴士金

我从小就听父母和街坊讲过王青周的故事。

20世纪中叶，我国东南沿海屡遭日寇侵扰。1941年、1944年，福州两度沦陷，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理发匠王青周以日本归侨的身份，在日寇的铁蹄下，展现出人性的光辉，勇敢地庇护和救助了许多乡亲。他的名字，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王青周（1900—1951），福州东门外溪口院前人。八个兄弟中，他最小，十来岁时，父母送他去离家不远的一家理发店（现在塔头路）当学徒，希望他

以后靠手艺讨生活。他聪明好学，几年后就已在东门外菜园口开了家店为人剃头。到1926年，王青周虽然已娶妻生子，可那时社会动乱，民不聊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靠手艺无法养活一家人。七哥看到东门一带有人去日本，或去南洋谋生，和王青周合计后，两人决定一起去日本闯一闯。

1928年，王青周夫妇带着2岁的儿子，和七哥一家，东渡日本。他到京都还是以剃头为生。1935年，兄弟俩思乡心切，决定一起回国。那时，王青周还带回一个韩国籍小女孩梅英，准备做女儿或儿媳。在大海航行中，他们乘坐的船不幸遇到海盜，行李被洗劫一空，生命也危在旦夕。穷凶极恶的海盗头目因牙痛多日，痛苦不堪，放言，谁能治好他的牙病，就饶他一命。王青周夫妇会一些民间草药、针灸推拿，就自告奋勇，果真很快就治好了海盗头目的牙痛。王青周一家可以活命，但他向海盜提出要

让船上乘客都活着回家。几经努力，得到应允。船上的乡亲们无不感激王青周夫妇的救命之恩。老七回到福州不久，就跟着乡亲一起，去了台湾，王青周则留在家乡照顾年迈的父母。

王青周夫妇在福州东门箔头街租一片小店，还是干剃头活。因他在家中排行第八，叫王八很难听，改小名叫依九，街坊喊他们九哥、九嫂。除剃头外，他们也常为乡亲拔草药敷伤口，治些头疼脑热小病。不久，日军侵入福州，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寇进城时，穷凶极恶，见人就杀。王青周当年的邻居、现年96岁的郑奶奶亲眼所见，在现在的塔头小学附近，就有4个过路的乡人被杀害，鲜血染红了马路，惨不忍睹。我也曾听母亲说过，福州沦陷时，她以推货车（双轮大号板车）谋生，远远看见鬼子兵，就要停车鞠躬行礼，否则就要遭毒打，甚至挨刺刀。东门外一带36乡的同胞们在日寇的淫威下，惊恐万状。

此时，乡间百姓想到王青周会说日本话，危难时刻，纷纷请他出来解围。百姓说，只要有人到剃头店求救，王青周都义不容辞，立马出发，赶往现场，与日寇周旋，一个又一个的乡亲被救了下来。老百姓说，王青周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有一次，馆尾街一名老农见到鬼子，表情漠然，没有鞠躬行礼，马上被抓去毒打，灌辣椒水。老农的家人闻讯，急忙赶到理发店请王青周搭救。王青周

到了馆尾，用日语和日军对话，解释说这个农民年老体弱，因劳碌过度，全身疼痛，导致表情漠然。同时，老农已很久没出过家门，不懂当下的“新规矩”。在王青周的周旋下，老农终于从魔鬼的屠刀下挣脱出来，得救了。

他的日本话，起到保护乡亲的作用。郑奶奶说，东门周边的馆尾、院前、溪口、登云、竹屿、横屿、后屿、浦下、梅边、菜园口等十里八乡的许多人，都得到过王青周师傅的帮助。现住馆尾街的94岁刘奶奶说，如果那时没有青周叔，不知道要多死多少人。

王青周的女儿、现年82岁的水妹说，大约1983年，她从三明调回福州工作，有一次，她去东门诊所看病，当时负责挂号的一名老职工，得知她是王青周的后代时，十分激动。他说，王青周师傅在福州两次沦陷时期的义举，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东门乡亲永远怀念他。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7月28日，我特地去看望老邻居水妹。她回忆说，父亲热心助人，不但帮助乡亲，还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保护地下党人、进步青年和东门游击队员。1951年，王青周师傅因病去世，墓地几经搬迁，现在安置在金刚腿对岸的陵园。

我虽然也已耄耋之年，我想有责任，有义务把王青周师傅的事迹写出来。他是东门外的平民英雄。江水为证，东门人的后代永远记得他的恩情。



李春图